



道光甲辰歲新鐫

知軍昌府李長白弟佛靈阿謹訂

翰墨卮言

非能國藏板

序

翰墨卮言余友胡子志谷之所作也



志谷與人居最好論書清言妙悟往

往詣微或默體而精研之當有不僅

益於翰墨者每勸合筆錄不之應慙

慙久之為是書然初無體例無次第

序

意有所觸摭片紙如縷率然筆之積
至數十頁雜羅案頭如風葉之亂飛
也苟數日無友朋者至卽多散去余
劇爲惋惜則爲校訂而編次之畧題
品類時於深隱難測者採綴舊聞間
叅以鄙見云

嘉慶庚辰季秋元魯楊

燾題



引

志谷精於書故他事不論獨論書尤精於楷法
故他體亦多不及論真書雖其辭多玄奧未易
猝曉有以知其出於本心之自得而非如楊子
雲之草太玄故爲謬悠不可知之語以炫奇而
示異也余於書法懵然不能辨點畫輒從而和
之其亦重足嗤者矣所以不辭爲之者亦謂志
谷是書可以作字讀不必以作字會也昔人於
解牛斲輪諸末技意之所契別有自得况志谷

序
之書實為學問之所發者乎在覽者之自為攜
取耳

杏麓楊 燾題於南邨之淨香書屋



翰墨卮言目錄

秦安 志谷胡自治撫筆

男敦基樸山

收藏

元魯楊 燾編次

孫繼曾復齋

輯編

卷一

書法二十四則

卷二

臨帖十八則

卷三

評古二十八則

卷四

緒論十七則

翰墨卮言卷一

秦安

志谷胡自治 撫筆
元魯楊 燾編次

男敦基 樸山

收藏

孫繼曾 復齋 輯編

書法卷一

學書不外用意用筆用意如帷幄運籌用筆若疆場決勝
運籌欲其逸決勝欲其繁知此方可學右軍
如錐畫沙如印印泥極形其用筆用意之妙如錐畫沙言
筆之入如印印泥言意之虛意不能虛如吞餌之魚沾泥
之絮筆不能入如租田浮戶托鉢游僧

虛字須善體認以印印泥為意之虛乃之所謂虛者正
如鑑之寫影谷之應聲不假安排行所無事而非頑然

無着之云也意要虛筆要入萬理萬法畢統於此以人
品况
豪傑彈力於事功筆能入而意未虛
佛老存神於物外意雖虛而筆不入

如錐畫沙鋒藏畫中如印印泥意渾筆外以渾成之義總
藏鋒之筆自然一齊俱到非氣力統攝難泯出入先後之

迹此右軍之所以獨神千古大令之所以極力發揮而莫

罄其蘊者也藏鋒即中鋒世以執筆正中與準相直為中
鋒固也然有執筆之中鋒有揮毫之中鋒鋒
藏筆未正是謂側鋒猶能成字筆正鋒不藏名為中鋒不
堪作書此正是非所從分真偽所由別又有似藏鋒而實
非者或以禿筆為藏鋒無鋒可藏
安問其他以偽亂真明眼自辨

意不攝筆逐次挨排隨方湊合不惟寸度丈過銖稱石

差即結體完密布畫合宜亦只為宋人之為楮葉智巧
而非道化矣志谷嘗稱右軍書如驚獸擊物首尾四肢
一齊都到是蓋有元氣以統攝之會得此意方得印字
真消息

用筆用意互為虛實始則意實而筆虛既則意虛而筆實
始以意攝筆則意實而筆虛也既至意忘形而筆乘化
則意虛而筆實也意實而筆虛如文氏之畫竹萬箇千
竿通盤合算雖成竹在胸未離形迹意虛而筆實譬春
風之噓物千紅萬紫當下現成雖韶華徧界不假安排
緊字是用筆第一義然有筆緊有氣緊筆緊氣未緊可以
做趙董不可法二王氣緊筆反舒筆舒意彌暘其品超而

逸其神浚以遠可悟右軍書黃庭太令浴神十三行

志谷嘗言揮毫按氣而運之無緊非遲無遲非緊筆緊

則少含蓄而減風味余不識書偶觀古人墨蹟或代為

臂酥或輒自神聳殆其筆緊與氣緊所感之有不同歟

嘗於靜坐後鄙性疎懶乃賤氣所發賤者稟散氣故貪

疎放而惡嚴整又謂疎懶是賤氣輕躁是貧氣皆與此

理相發也氣鬆固是疎懶之賤氣筆緊亦涉輕躁之貧氣

學書有運氣之訣有養氣之工運氣在臨時養氣在平日

知運氣者能得神知養氣者能出神運氣如所謂揮毫按

則靜慮存神一息千古者是也能得神者漢晉

以來代不乏人出神之品右軍而外未之概也

欲學書先執筆欲執筆先正身身欲正氣即提提氣以舉

筆筆舉則肘懸肘懸則腕圓腕圓則指勁指勁則握管定

管與鼻準兩相對照指揮如意運斤成風方可窮神方能

達化用筆如金用墨如石有不擲地成聲者乎始是右軍之把筆

昔人評書古釵角不如屋漏痕屋漏痕不如百歲藤古釵

角知鋒之藏屋漏痕象筆之圓百歲藤喻迹之化鋒藏而

後筆可得而圓筆圓而後迹可得而化此鍊筆之功候也

能立起能卓住是豎筆不是提筆必凝神必固氣是提筆

纔是懸筆

筆懸而後能入用筆不入則抹壁循墻昔人所謂被踐

之龜也決無妙品矣

晉人懸筆唐人卓筆宋人握筆懸筆用身法卓筆用臂法

握筆用腕法今人執筆肘曲腕實五指難運成何法又成何字

聞諸志谷晉人執筆手似垂乳五指齊攢如今工匠之漆書之餘自肩至腕勢若半環唐人惟用肘法腕低手習而然

仰指法參差觀顏魯公撥鐙法可見
書法之原始於一點一點既作萬彙成孕如平側偃仰平者體之正側者筆之變偃固見其奇仰亦形其變斜正同軌奇變一原一點之中靡不含攝各體之外舉可推行至折轉廻顧流注直曲迎送奔放鈎勒挑踢等法由此推去自然離合向背反覆抑揚飛舞跌宕曷條達矣
志谷曾言橫者平點之廣運豎者偃點之直伸拂與撇

皆側之流策並趨乃仰之變捺為四勢之合體點實入法之統宗所云一點之中靡不含攝各體之外舉可推行可謂信而有徵矣平側偃仰如雨字中四點首為平次為仰三為偃四為側

點法費用懸筆不費用卓筆褚河南摹樂毅論點法只是卓筆用懸筆者惟右軍觀其書蘭亭自承字一點後因機利導有高屋建瓴迎刃破竹之勢

滿紙盡是龍蛇筆只有一點似羲之右軍點法如空中墜石不落筆迹豈隨落隨起輕輕點過之謂必落之有力斯起之得勢愈高愈下愈入愈出非龍蛇所能舉似也
右軍點法其用筆之靈如毬之擲地旋復濺起其入墨之深如珠之落盤丁然有聲

點用坐臥始於李唐盛於趙宋用筆無力隨點帶鈎似委

折其筆實豐滿乎墨大家不為也點用坐臥徐季海實始

倡其風點法用懸筆如蕭何作未央千門萬戶一雲齊開
用坐臥筆如商執治秦為法自弊○坐臥點法右軍雖亦
有之白與
季海不同

墨豐筆減宋人為之筆健墨輕唐人以之入筆出墨晉人
得之筆墨相忌其惟右軍乎

問入筆出墨曰此最難形容筆透紙背而墨溢紙面如
錐入血出棒落痕起

字有豐減由鍾紹京始非肥瘠濃淡之謂也豐者固肥濃
減者亦不瘠淡觀兜沙經可知書法下乘

趙文敏云用筆千古不易結字因時相傳字之間架結構
就一字言有定體亦有定勢合通局論無定格亦無定法

無定體勢則字不整齊有定格法則字不變換行變換於
整齊中則結字自是活法

高下因勢長短相形賓主迎讓墨白均勻近接遠映列就
行成刻心勒肺筆箴墨銘

真書如恆星朗列位次分明草書如落紙烟雲清真如畫
真體草機聯絡映帶可作行書入門出落斷續反覆流連

筆動神隨自成條理無問真草行書總須一意到底一氣
貫通莫作散亂之筆

大字忌鬆散須精神團結小字忌促局須氣象萬千

字之間架結構命意用筆聰明者可立致之至於氣象規
模涵養蘊蓄雖大英才不能強為非無人品寡學力所可

翰墨巨言 卷一 五

重要也歷歲月經甘苦愈老愈辣彌久彌彰
字分三等析爲九品上三品神味品格筋骨中三品氣魄
力量姿態下三品肌膚皮毛標榜
作書之法直須有無相參虛實互用奇正迭生常變交致
意在有處畫在無處有處落筆無處命意神注於實毫運
於虛虛以留神實以揮毫奇能生正正能寓奇欲奇先正
欲正先奇常中見變變中得常無常非變無變不常方稱
妙絕若夫疎密高下輕重遲速因其勢而用之至於剛柔
強弱肥瘦濃淡俟其自至也

臨帖卷二

顏公論書取永字以標八法其說似備然不過畧陳梗概

未爲詳盡其妙也惟王右軍書因其勢而用之無定格亦
無定象千變萬化其機自活其法盡備方爲神化方是千
古作書之真訣非拘形牽意者所可彷彿也

鵬搏萬里絕迹風雲驥騁八埏受裁鞭筆摹趙卽得無裨
至情學王不成猶遵古法况乎存神靜氣學問所關畫足
描頭自命何在振動身法則精神健強就將指法斯志趣卑陋
人奈何舍風雲而就鞭筆重驥足而忘鵬程也耶

學右軍書不在形迹一着形迹不是右軍謂書如龍跳是
形其變化恐失之幻又如虎臥是狀其雄強懼失之猛
幻與猛皆非右軍如平原書仙壇記學黃庭經太工魯直
之爲龍爪筆摹瘞鶴銘多戲究竟平原自平原魯直自魯

直如何是右軍

書法之敝識者歸咎於顏公永字法爲其失真意而求之形迹也如求允嗣者合婚娶而師偃師可乎哉

觀右軍書熟眼不得以生眼得之銳眼不得以閒眼得之正眼不得以側眼得之以偷眼得之

讀書三昧盡此數語

與後文人心中原有自然一段合看益盡其妙此是入門第一義彼是究竟第一義

右軍書蘭亭無矜意意無不含無平筆筆無不韻無定體無不玄非意以神印筆以音諧體以氣結烏能臻此神化

問筆以音諧志谷曰須是筆筆敲出音韻來

志谷又曰如音樂然高下疾徐皆有倫而不相奪此筆中之音乃至拂几展素調墨舉筆亦皆有機以導其和此筆外之音如庖丁解牛桑林經首無不契會蓋神行自然之節度也余謂聖賢養德至於視聽言動悉協天則恰是這箇莊生所謂目擊道存只是神全也先儒解魯論貴道者三卽以道爲容貌顏色辭氣之道耳竟成所貴之道三而於斯字矣字都欠體味似未盡善志谷聞此莞然撫掌謂余曰所謂無量無邊無形之字正須得此詮解

抬得高入得深放得開收得緊尤在箇中騰得空

此則評王之鍊案臨王之秘匙也可謂一十九字陀羅尼箇中騰得空蓋由用意之虛而極其量尤爲萬法總持門

學蘭亭如登天舉目皆空學聖教猶入海萬寶俱備在學者自爲之而自取之

唐帖可學者可泉公謂仙壇記如精金粹玉星列於盤盂多寶塔如淑人吉士正儀肅威而入朝廟

褚書聖教序神遊象外得王之逸臨樂毅論稜角精爽古勁端莊

歐陽醴泉銘森嚴峭削簡潔沒遠皇甫碑刻入懇至委曲周折九宮正派楷法宗匠學者師之卽不能爲名家大公

亦不失爲端人正士

柳誠懸書統攝有力意正法嚴唐人中最古勁者

徐季海和尚帖寬厚拙樸氣度雍容裴相國圭峯帖峭刻生俊另立門庭書法中亦不可少

李白海雲庵碑奮發震驚行雲走霧

堯沙經輕重合宜豐減得體清和朗潤如珠走盤開館閣一派靈飛經作小楷秘訣董思白法之

趙書閑邪公見筆之超拔書過秦論見筆之圓和未能兼而有之者學黃庭難得其精處至臨樂毅論十三行無可觀者

作字時字不在心亦不在目並不在手是爲忘形忘形之

筆右軍蘭亭帖大令保母帖如魯公之座位季明帖畧有此意趙宋以來如朱晦翁書堯夫游伊洛詩足以當之不愧二王可謂善書矣

志谷每謂俗傳一畫備八法所謂落起走跌住接迴藏

之說如此等類破碎瑣屑最誤人蓋亦宋人楮葉之類

也入法名目志谷易作坐立揮臥起轉迴藏亦只備以

教初學附錄於此筆尖着紙則鋒頓坐隨立以

尖揮畫畫足即臥臥即起而鋒轉迴藏矣此書衡畫之

入門有先藏鋒後露鋒先露鋒後藏鋒始終露始終藏

者因體相勢而用之久習熟慣而化其形迹乃

能畫如點點如筆不落蹄筌而始可成字矣

欲臨時帖要工體裁求刻入便有根柢方可漸進沈着生

精彩應事酬酢不至見笑大方

古今書法宗派漸分門徑各別千種萬彙難以備錄今列

其品約等有六質之同好以端趨避云天然格建中立極
旋轉無迹如漢晉諸公真神品也本色格星拱岳朝各鎮
分野非李唐諸公孰能有此形象意氣格獨出心裁破格
立法如宋朝諸公有達士之風摹倣格酌古準今當行出
色如元明諸公亦文人之雅致也繩墨格步曲周折筆墨
勻淨即今之南派館閣則時下所尚也塵市格筆意不清
宗派不分隨流逐波習染成風即俗所謂應酬是也夫學
字造形也造形立品也品立而人定矣故曰右軍人品甚
高故書入神品品不立而善書者吾未之概見也

評古卷三

有點有畫有形之字無量無邊無形之字以無運有字之

用顯以有歸無字之體微非原於天率於性誠於中形於外烏能生於一化於萬效於象合於漠成亘古之大家乎伏羲畫卦蒼頡造字是從何處拈得須識此意

所云畫法之原始於一點各體之外舉可推行是生於一化於萬也以無運有以有歸無是效於象合於漠也原於天者無之原率於性者有之朕誠於中形於外者即後文凡骨不換真氣不出真氣不出神品不立者是也似空闊而寔着實

右軍以前古迹可見者梁伯鸞張茂先最為桀出梁伯鸞如軍統接戰刁斗森嚴張茂先如樂奏禮行冠裳雍穆梁伯鸞武張茂先文鍾元常如孔明出師以文兼武張伯

英如壯繆赴會以武用文案內侯陶隱居如勳戚貴游公卿世胄可文可武不武不文文武須兼資亦須兩化能文能武非武非文竟是何等氣象益穆然於右軍之難着語也

王右軍書昔人評其雄強

出書評

近世又易以沈着

出論余

謂右軍之書無筆不妙無品不神而其最著者在於逸故趙承旨跋蘭亭謂雄秀之氣出於天然又言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茲其所以神也此論最合

古今書法俱有程式右軍無程式書獨神化

志谷嘗言寫字如拈乚然聽其機之自然而我不與足以想見其妙也

廬山無真面其右軍之書乎

二王書法難以并論右軍之墻數仞大令之墻及肩李唐諸公盡法大令得入右軍門者惟唐太宗獨寶蘭亭此右軍所以高於大令蘭亭之所以不行於世也

唐宋以來分門別戶標新逞奇者大令一人盡之矣大令之萬狀千形旁見側出者右軍一體涵之矣吾故曰右軍獨神千古大令極力發揮而莫罄其蘊信乎其爲書法中之滄溟矣

右軍身分大令得七分唐太宗李衛公六分唐宋以來諸大家多者無過三四分太宗衛公天資在大令之上

右軍十七帖雖零星書之乃自然之字也圓而寓真機曲

而有直體境曠情逸官止神行將所謂自然者非乎人心有箇自然字然品格不高學問不醇涵養不到工夫不密何能遽臻此詣

智永禪師真草千字文步趨右軍而未能開豁心胸學力雖有餘氣象甚不宏

草書有筋骨始於孫過庭之寫書譜可謂學王有功矣然先緊而後鬆始工而終怠豈用筆之不勻乃養氣之未善

耳書譜文長字多非一二日所能就然善養氣者卽經歲月無間也矧一二日乎觀十七帖可微會

右軍後草書有仙骨者斷推張顛然清空之氣一往無餘僧懷素草書筆極飛動意少蘊蓄

楊少師書出自王大令獨標新奇好立變格出沒隱現難

以端倪書法中亦不可少終非正派

書法中有骨格者草書之張顛楷書之歐陽永叔黃魯直兼之黃魯直書秀骨天成挺拔超邁學右軍得其一端世

稱蘇黃而黃實勝蘇

蘇東坡書筆酣墨飽姿態橫生另開風氣

米南宮書筆情洞快矯變不窮老氣蒼然

蔡君謨書學古未化意老筆高轉覺出色

趙松雪書無機不圓無美不備比之前人體更完密論者

謂集諸家之大成未敢遽信當其少時初學鍾紹京再做

李北海既而效法徐世則後乃力追大令純摹右軍然於

褚之俊逸虞之厚潤歐之整嚴薛之瘦硬柳之正而蒼顏

之雄而勁皆所未逮即其摹王盡其常而未盡其變得其

正而未得其奇王自忌形趙偏愛好問有神骨挺其中真

氣溢於外者乎黃太史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

金丹蓋凡骨不換則真氣不出真氣不出則神品不立尙

謂之學右軍謂之集大成可乎但求是字勿圖好看的當

不盡是字

宋元人書較之唐人工夫更熟而氣味品格力量規模大

相懸絕者何也唐人書法宗篆隸而各自成家故古樸乃

爾宋元人書工楷法而熟於用筆故流利至此非惟時運

使然寔亦位置各別耳

文衡山書峭削森峻由趙而希王者也書法正宗

祝枝山書古勁蒼老由唐宋而幾晉人者也意在筆墨之外草書多唐宋楷書遍鍾王

董華亭書意到筆隨大致不凡雖姿態嬌媚極其快利有丰采而無蘊蓄書法之變至此而難言也

明大中丞可泉先祖書門庭雖倣之麻姑仙壇而雄勁古樸直追黃庭內景草書出自十七帖生面獨開終不外九宮正派誠書中之極品也世有識者當非阿好

細玩前人墨蹟盛朝元老渾渾噩噩自有主持季世達官揚揚颯颯偏好走動走動者未能主持主持者不肯走動其風會然耶抑品量爲之也一爲國家培元氣爲家庶造福祥一爲自己希榮寵爲子孫廣蓄積欲知盛與季之分

無他公與私之間也品量既然筆墨應之蓋可忽乎哉

緒論卷四

杜工部詩有書貴瘦硬方通神之句蘇東坡不然其說云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長短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孰敢憎余謂蘇公偶未熟思耳工部詩言通神意不在態卽以態論輕如飛燕幾欲登仙美若玉環猶嫌有臭貴瘦硬不貴瘦硬其評顏公書細筋入骨如秋鷹試思細筋入骨是瘦硬不是瘦硬論季海父子字外出力中藏稜力雖周於筆外勁仍凝於畫中是瘦硬不是瘦硬且篆書體格尤與他書不同李潮作篆工部教渠甥通神不欲其有態也何得曰此論未公達者固如是乎

古今評書惟趙松雪識力絕高其跋蘭亭尤精絕
 世人之愛學右軍慕其名也如玉環飛燕人皆知其美不
 入深宮容貌且不能見况得其情乎右軍之難見更甚於
 玉環飛燕矣

孟子之學孔子非必能孔子乃所願也承旨之學右軍非
 必能右軍亦所願也蓋孔子之外無道右軍之外無字字
 藝也一道也即此是學也

志正體直射法也亦是書法寫大字用步射法小字用馬
 射法其提氣着勁嫻於射者固知善書者亦無不知之謂
 只要能寫那管甚法猶云只要中的何關正直豈知
 不正直鳥能中的即中的亦失射意古人弗尚也
 小楷身法又如鼓琴

機未圓意不足筆未到力不足局未緊氣不足

筆以達意力以運筆氣以帥力神以統氣虛以斂神不懈
 功程須以歲月精神官骸與筆札物料打成一片則隨便
 下筆畫有斤兩字不空疎一筆是一筆不至千筆萬筆不
 抵一筆恐渲染筆墨工穩局面者未肯遽信耳

山川草木反覆於寸牘之中日月星辰廻環於片紙之上
 賦形肖物儼同化工殆未可輕易論書也
 古人造字鬼泣神驚為其結誠一之念奪造化之精道士
 書符番僧鍊呪皆此物也豈徒筆墨之工哉

唐人楷法重九宮漢晉以上人多不用
 蠅頭小楷時手易為古法難作握筆難卓筆更難懸筆尤

難米南宮以九宮衡書頗似寡識謂黃庭得六分曹娥弋率更千文得十分不求其故徒論其宮則是率更反高於右軍時手百倍於率更矣無惑乎今不古若也

古今變只此而已豈惟書法

今人每勝古人處卽其不及古人處不及古人處乃以爲勝古人處此江河之所以流而不反也

蘇靈芝鍊像碑後人推崇名過其實

晉人似元氣唐人似日星宋人似獄鎖元明以後則似人物

真書如人道屬陽草書似鬼道屬陰行書爲人鬼之關鍵陰陽之機樞

書之工拙易辨字之深淺難分右軍書玩索不盡二文敏書一覽無餘王擬滄溟汪洋浩瀚趙董如湍水波瀾滌洞此書中之淺深也

人謂右軍如龍北海如象余謂北海如獅季海如象人謂東坡學季海余謂出於鍾氏兜沙經人謂子昂集大成余謂右軍集大成集大成者孔子之謂在書法中右軍可也子昂云乎哉人謂字壞於顏柳余謂字壞於趙董趙董流利過於浮華顏柳雖工不失古勁此時古之界限也

此書之體裁不夫... 翰墨卮言卷之...

後序

右書為書法類者二十四則別為臨帖類者十八則評古

類者二十有八則又為緒論十七合以本註凡十則書法類者

五評古類者四共得九十有七事凡四千七百八十言論

書之家於此為精且詳矣然覆按之皆若陳迹如宣尼之

學琴習其數而未得其志與人也曩與志谷含哺抵掌於

水聲樹影中眴目掀髯頓成契悟及一着紙墨而曲折鉤

提倍於疇昔面譚時顧使疇昔面譚業為契悟之人覆而

按之遂乃索然如陳迹不得其志與人也此誠何說哉嗚

乎有生神乃有生氣有生氣乃有生意托意於紙墨之間

非無氣與神特如朱子所謂既死不忘之物性如藥材入

腹必藉人之生氣以融噓之而性始發固與生者有別也
雖精且詳而生神與生氣不屬矣宜惟是書然乎哉後之
覽者苟能於紙墨之外得志谷卽能以生氣融噓之而發
其性者也夫金丹之妙刀圭入口鷄犬亦仙然貯諸藥壺
終不仙去者爲無生氣以發之也世之讀書者可無生氣
以發之哉

庚辰十月上浣介石楊燾題

跋
曩爲志谷作小傳其論云余不識書而頗好玄學苦無師
承聞志谷論書輒大進益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往往積數
晝夜不能窮惜無珥筆編錄者如天花散落不着佛身斯
編所著特掌中葉耳將寶而藏之卽耽源之九十七圓相
世有仰山舉而焚之不惜也苟非其人飛鴻爪印竟作蒼
帝鳥跡觀可矣

南邨石友楊燾元魯氏拜手題

書後

道家精氣神之說余讀之別有會心不必養生者言也所謂精如粟之米核之仁璞抱玉而礦涵金草木之含生血肉之賦性乃其根柢淵源之所在而非白金黑鉛之謂也老子所謂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者是也是非虛器非死物故精存於中即氣動於外所謂氣非呼吸之謂與搬運之說乃其元精之積真機所發者然也如造化有真宰即有元氣有元氣即有時序以宣行乎其間至於精存於相忘而氣應於莫測顯微無間動靜如一大用現在不存軌則斯乃謂之神也者化之謂也凡物精積而氣發氣發而神行其積之也有純駁之不同故發之也亦美惡之各異如醞釀焉米

釀之而成酒也桴釀之而成醋也乳釀之而得酪也其積
有功候之差所發具厚薄之別初釀之成事酒也再釀之
爲昔酒也卒釀之得清酒也由前言之精之不可以冒托
由後言之氣與神之不可強致也自孟子言之可欲之善
充實之美則精之積也由充實而光輝氣之發大而化化
而不可知則神之行矣以中庸言之誠而形形而著著而
明精之積明而動其氣動而變且化則神矣合四子言之
大學中庸闡乎精孟子之文撇閃出沒乘乎氣論語冲穆
不可方物運以神余嘗持此意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爲
其理誠不誣而未有以發之也讀志谷書有合焉所謂原
於天率於性誠於中其精之存乎不拘形不牽意俟其自

至因勢導之卽謂氣之動可也書無程式乃獨神化忘情
絕解出有入無非神行而何而尤親切者如云凡骨不換
真氣不出真氣不出神品不立余更爲推原而畢達之金
丹不得凡骨不換元精不結金丹不成求換骨者可以識
其真種矣余向謂是書可作禪宗讀由今言之可作道藏
讀亦可作四書讀矣非志谷是書無以發余狂言也因並
書於後

息陰散人贅筆

靄亭吳逢春書刊

序

先生姓張氏諱慶綰字綬錫以丁卯舉人仕江西峽江縣知縣政績所著綽然有聲旋里後主講春雨書院余亦注弟子籍受學焉先生每家筵輒命余侍酒習聆講章制藝而卒未聞道及詩古文詞也後得如九世兄手抄示余珍而藏之今因及門楊子繼會刻其會祖審巖先生著論來索爲余會祖舊作屏文余慨然曰昔聞長吉之作寥寥數什傳之者沈子明杜牧之少陵金薤琳琅燭耀萬禩近千四百餘首賴子宗武孫嗣業收錄刊行承家克孝此物此志也茲之役汝功偉矣惜汝如九舅父之棄世也而汝外祖余先師之心血淋漓形諸翰墨間者亦已焉哉吾子其

世恩堂序
有意乎兼而梓之附而彰之倘亦而家遠祖祖述外氏之
遺意與楊子瞿然曰此繼會之志也此繼會之志也亦吾
舅父未卒之志也爰檢所藏得十篇付諸棗梨以誌泰山
之感云

道光乙巳歲壬午月歲貢生受業張裕德頓首拜序

世恩堂文鈔附

秦安張慶綰心齋氏著

外孫楊繼會復齋付梓

重修

至聖廟碑記

學宮之役自癸亥二月始也董厥事者則諸生某某等十
五人也越丙寅之二月乃成以狀來請予爲記予得言於
衆曰此吾邑一掌故也諸生所爲者極難耳又意念深矣
若有重賴於後之人者考今縣治之學始元大德初再修
於至正間明白洪武初修學之後歷成化洪治正德嘉靖

萬曆凡三紀或四紀重修者五
國朝雍正癸卯始更新焉後遂無繼之者嘉慶癸亥學博
史公健憂其敝也力自邑侯德公慶疏以令於國人名諸
生而屬之諄諄然命之有難色焉蓋自雍正而後垂九十
年土疏水鹽朽構露立則改作之難也山城路徂舟車不
通則購材之難也洎乎申酉之際連歲兵燹壬戌大饑亥
秋又水則物力之絀民力之尤難者也諸生曰此實難矣
惟聚衆力需歲月相時而爲之斯較易耳迺募金於士民
縣城中外得三百二十五金東路三鎮龍山八十有三隴
城七十有二蓮花四十有四北路七十有八西南路三十
有七積數六百四十金奇其輸金以期月爲約謂紓民力

則賞易益也當是時廟之東廡將傾工於此始次大成殿
崇聖祠與門次西廡尊經閣戟門櫺星門內外角門及名
宦鄉賢之祠中間明倫堂與學之儀門傾者過半亦重建
焉皆施丹雘厚以繚垣其工作率擇四時務閒之日謂工
易集則費易約也此所以踰三歲而告厥成功也不其難
歟按狀土木用金一百十兩磚石三百三十兩繪事凌雜
一百六十有七計餼廩約五千餘人諸生同心戮力早作
夜思斂貲則分道而往徒跣百里也購材則分事而理伸
縮得宜也監工則分日而營跂足互礫也余以嘸夫天下
事圖始之難而衆志成城之雖難亦易也假使今茲之役
在數十年之前如昔之人三四紀而一舉則蟻穴之與負

薪犍竹徙薪之與焦頭爛額難易之間其不可同日而語矣諸生上告官師下循輿情不遠三載之久不任一簣之虧固宜具經費出入工程始末之狀納冊公解以貽將來思其難以圖其易是在後之人耳諸君子其有厚望也歟於是諸生僉曰此某某之志也禎世而有此役將有擇於此言請付諸刊石者

凝碧山庭記

環城皆山也庭以山名此東坡所云如人之旅行墻外而見其髻也庭之麗山碧霞遍滿是云碧落此凝碧之所以得名也庭在公解之西舊爲圃前尹構亭於此庭之作則自今使君潤圃德公始公蒞此二年矣他日過斯圃也慨然曰此縣制射圃之址也其地高可原窪可池可亭可橋可蒔花木得其地而弗治非所以發坤珍助風氣也於是鳩工選地置正庭五楹南啟複以重簷其左壘石爲山次有亭將圯重治之旁爲門東嚮屬之內署其右循墻爲崖崖下有屋題曰綠雲深處庭之前爲露臺爲甬道下爲坡爲橋爲洲爲潢爲方池兩岸花卉暄妍紅紫層疊直南則

世恩堂文鈔 附 四 非能園
林木翳翳逶迤蓬勃望之若數里之遠也蓋經始於暮春之初落成於夏五端陽日屬余爲之記夫居塵而清是爲神清迹囂而寂是爲心寂公以簿書之暇流連景物四韻之中則千巖萬壑也才人之目則飛翠流霞也此可以知公之胸次矣是地方經兵荒公以期月政成士安於校農安於田工商安於肆市乃得與二三僚友賓朋優游斯庭也此可以知公之爲治吏矣余獨美夫斯地之有異數也蓋幾經滄桑劫塵之餘矣何以至今始有此庭豈造物者陰有缺於公使公之休聲丕績以此庭而永傳也安知奕世之下不與柳之柳歐之滁地因人重也乎是亦秦安一掌故也此凝碧山房之所以記也公名德慶字潤圃滿洲

正藍旗人乾隆戊申鄉舉也

壽李明府序

代

乾隆丁未戊申間余赴選都門聞畿輔有治吏曰阜城令詢之則同年平定李公東亭也李氏爲晉望族世世多顯貴公年三十六成進士越十年出宰阜城歷三河滿城遷通州牧大司馬總制梁公奏治行第一將大用之會甘肅省以縣令闕人請於朝

上命公往補秦州屬之秦安令於是公四攝縣事矣所至有聲大吏列之上考云余秦產也吏楚有年矣鄉之賢者將以十月七日爲公覽揆之期走數千里祈余一言以爲祝問其狀則曰公今年五十又八領吾邑四年矣歲之三月初始抵任值州守缺官卽以公攝州人誦之稱爲包龍圖

焉又鄰縣疑獄暨賑恤工役諸事多屬公計一月內居本
治者曾無旬日然而士安於校而城闕無佻達之譏也農
安於田而閭左鮮箕帚之諱也工商安於市肆而闔閭泯
失次之憂也油油以裕緝緝以和其民也問其政則曰公
良吏亦能吏也其於吏事不以屑意而口授方畧輒委曲
盡其利弊他人熟思之終不能易人以此服公之識然不
爲子子之義皎皎之名於士則師生也於民則家人父子
也人以此稱公之惠愛而最稱者有禱雨事是歲也自三
月至五月不雨公憂形於色名士民曰麥不實禾不苗矣
曩讀春秋繁露有禱雨掌故一焉今盍修董子之典乎迺
爲壇於郊一如篇中故事當是時公晝則徒跣日中夜則

匍匐壇墀衆人皆羅拜泣下已而果雨其請禱之方載董
子集中不具述而公之政蹟他如剖積訟絕請囑慎刑書
其事亦不具詳云余聞之色勃然興乃致詞於衆而進於
公曰偉夫惟公之功可以成務惟公之德可以惠人燕秦
之殊俗中外州縣之異宜勞心於撫字催科考校於獄訟
錢穀十年以往矣而乃神益王氣益固其暫也與久無異
其治小邑也與大邑無異其治被邊之民也與畿輔之民
無異蓋得於天者厚而施澤於民久所宜小大稽首爲使
君壽也已他日

殿陛之上檠戟之地耆年宿德總理庶政雖精練少年有
不如子瞻之稱潞公者然則大司馬之能薦賢也爲國家

得人也豈不信哉

壽薛明府序

曩讀史至漢循吏有五袴興歌者愛其詞未嘗不掩而思也曰善頌歟抑善禱歟其之任之初爲之歟抑任官之久爲之歟夫非嗟其來果暮也恐其去或早也亦非恐其去或早直期其身茲苗祚茲延壽茲樂利於袂襜也善禱歟抑善頌歟茲乃於來峯明府七十之壽而知今不異於古所云也先是公嘗爲學博矣歷齊河掖縣士人化之有鄒魯之風時海濱告驚防守難其人公毅然請行捍禦五旬而居民安堵如故大吏嘉其功列上考薦牘具矣會銓部以賢書班次選授秦安令秦之爲縣也被邊僻遠山諸侯之國嘉慶丁巳戊午間草寇滋蔓城守戒嚴雖

世恩堂文錄
聖朝涵濡百年民氣彌固而士馬芻糧閱三歲始靖又水旱頻仍遂有五郎山兵潰之變公初至見城垣之敝瞿然曰民何以守捐貲亟葺之又奉檄買民間粟若干石則慨然曰民何以堪移貯倉粟輸之已乃立學校清積訟理刑書諸事次第舉行而性尤清簡節浮費罷徭役絲毫不累於民其居官也與儒素無以異其爲親民之官也與前爲師儒之官無以異蓋公素重經術篤行力學居家教授及門多名士比丁卯陝西鄉試充同考官所得士皆一時之選所爲程文學深養邃粹然醇儒之言故其爲政也解膠破網一切以寬大從事不飾迹不要譽以竊附於古循良者之所爲卽古良吏無以加焉夫吾邑之憂欖槍賦鴻雁

也久矣若使七八年前得我公焉以恤民之心盡伸縮之力知必大有造於我人者斯則以公爲來何暮也與今報政已三年年已七十矣不知於歌五袴者年所何如也其年長又何如也若乃士安於校農安於田工商安於市肆油油以裕緝緝以和其民若士非所云昔無襦今五袴者與此某嘗推公以爲叔度後一人入之儒吏傳中固宜維已巳仲春之念七逢覽揆之辰邑之老者少者客於斯者造予而言曰公之德茂矣壽而康矣子孫熾而昌矣施澤於吾民久陰藉其福蔭而不知爲之者而無一言以祝焉安乎夫士君子服古入官莫患乎有所施而人不感亦莫患乎有所施而人遽感不感其施也淺遽感其施也仍淺

世恩堂文鈔
彼夫三尺之童受他人梨棗則德之日飲食衣服厥父母
則忘之及每歲生朝則綵服捧觴依依賓筵盡一日之歡
以爲娛夫吾秦人之於公也亦若是焉爾矣某才盡矣文
藻聞如而公又學道之君子人也故不敢以世俗壽人之
言士民奉上之諛詞粉飾於衆父衆母前也因舉肄業及
之而素所傾慕於公者以爲序

壽本學史先生序

禮經之言儒行詳矣後儒師其意以爲爲經師易爲人師
難近代設有師儒之官必文與行兼乃無愧其職陝右之
韓城縣古少梁地代有名儒近今言科名士品者以韓城
人爲眉目曩余在江右與吉水令史君在魯善嘗談及其
族叔乾若先生之賢余心焉儀之洎歸里余以詢韓人之
客於秦者則曰公關中名下士學行兼優者也而今年逾
知非矣其遠祖爲元大將軍如少陵所稱於今爲庶爲清
門文采風流今尚存者曾祖卜宅渭濱祖職居學博父蜚
聲太學舉鄉介兄弟四人伯季早世仲捷武闡公以癸卯
中副車登己酉賢書教授鄉里及門鄉薦歲薦者數人而

內行俱修母卒事父至孝恭於兄謹於持身厚於接物吾鄉及鄰邑咸尊禮眎之焉余於是益心儀先生之為人恨不一識韓荆州也歲辛酉先生以大選借補吾邑司訓既至余投刺晉謁洒然覺有異久而相習晨夕數過從如飲醇醪如披光風霽月信哉向之聞於其鄉其族人者不虛而學問道德之氣充於中溢於貌者固如是也吾邑學廟傾圯近六十年先生至慨然任之擇諸生之賢者募貲庀工越三年而告成邑長屢舉鄉飲酒禮先生爲司正前期誓戒諸生詳習儀節及期舉袂揚觶雍容揖讓卒事不愆於儀其爲文博通經史出以雅正淳懿不爲終軍之慷慨中散之疎曠課士則以行誼爲本與陳儒先義理之學非徒

文藻詞章而已上官嘉其行誼檄兼攝秦州學事州人遵其教焉此非學與行兼至者歟可以爲人師卽可以爲經師矣今先生年已七十矣每對秋風輒興鱸魚之思歲朝三日爲覽揆之辰諸生以上壽請先生不許曰昔者長卿封禪靡而不典子雲美新典而無實二三子母蒙此誚也於是諸生復介予而請焉先生乃言曰余幸屆古稀非不可言壽之謂諸生非好諛如熙甫所譏之謂念余栝菴早憂雁行翼折雖先子壽考祿養未逮而今風木餘恨夫何忍以父母劬勞之日爲樂也言已泣下余乃肅然改容招諸生於前曰先生不聽諸君之請者乃先生之所自爲壽正諸君之所以壽先生者也夫吾儒立命之學豈能以百

年血肉之身與造物爭氣數哉繫爲性命之本秉彝之原其植也固其積也深一一合乎天之理天乃予以多福多壽而弗違今先生孝感所召覃恩贈厥父母亦且若子若孫蘭森玉立趨庭式訓善人之報施正未有艾早麓之詩所爲旣歌壽考而申之以福祿也諸生曰先生之教我至矣某有以壽先生矣旨哉吾子之良於言也乞爲之辭余反復以思韓城亦關中之鄒魯也以先生之學之行當必有借龍門之筆任表揚之責者何須老拙蕪詞爲也無已則請詮次余交契於先生之始末所聞所見者以示諸生而與斯燕者韓邑及鄰封之人咸在焉俾知如先生者斯足以致人之感慕不怠而諸生亦猶夫東榮西序笙歌告

序
備之遺風也若乃世俗壽人之陳言余則何能爲役是爲

劉母關氏戴氏雙節序

貞節之在今日重矣巡撫御史於歲竟條列所部節婦如
千人其一家而得二人者以雙節請旣上其事付史館編
諸實錄復下所請於郡縣官建坊以表之蓋雖單門寒族
有其舉之罔敢廢也吾友劉君克諧樸茂士也其祖母關
氏者邑人關某之女也適劉公某二十六而寡年六十以
壽終母戴氏者亦儒士戴德女也適克諧父曰某二十八
而寡今蓋五十有八云前乾隆三十四五年間關孺人嫠
居三十年於旌典例已符當事者則待戴孺人之及年而
今以姑婦雙節表其門予讀士大夫上有司狀而喟然也
曰偉夫甘節之吉婦人所難而難之又難未有如二孺人

者也劉氏故素族家甚貧關孺人歸時舅姑已老祖姑尙存而佐夫怡養無絲毫忤比夫之歿遺孤五歲祖姑及舅相繼卒喪葬紛拏伸縮咸宜九宗三郇無不歎其賢且才者未幾而子云亾矣當是時克諧僅三齡又羸弱骨立姑王大君亦老且病孺人磨筭大慟如不欲生姑泣曰我無若何養婦無若何依此呱呱者又何以生戴孺人益慟之甚曰姑以身教我矣婦依姑爲命矣乃相與操作如故越七年而王大君卒又八年而關孺人乃卒中間計口食謀婚喪支持門戶戴孺人於姑之生則承其志於姑之歿無異其生也而懇懇劬勞者尤在嚴課克諧使卒有樹立蓋自朝宗公卽世以至克諧之長凡五十年五世老稚一綫

僅續二孺人者先後以一身任之可不謂難哉若乃門無期功室鮮儋石多難未堪百端交集以蠚筐織手之辛勤延衰門薄宗之薪火則難之尤難者也偉夫義姑孝婦薈萃一堂表宅式閭烏頭雙闕其亦當此而無愧矣方朝命之下克諧以不逮事祖若父盡然傷心戴孺人亦淫淫淚下痛此舉之不逮姑存也然而延其澤而永其傳者固已厚矣克諧嶄然頭角知名庠校間其二子亦森森蔚起則天之所以酬兩世之志且未有艾不獨雲標華表以此坊民也予喜設節義事而不能文姑質言之以告克諧俾其世世子孫勿之忘抑或後之傳列女者以斯言爲粉本也是爲序

趙鼎石傳

乾隆五十有五年

天子八旬大慶恩詔下直省大吏察舉天下孝行之士崇孝治培風化也於是甘肅所隸鮮有應其舉者而秦安以趙氏二孝子由閭黨狀於學核於縣上之州達之大吏請諸

朝旌如例二孝子者一爲故靖邊訓導曰某一卽訓導之弟隴人稱鼎石先生者也先生名某鼎石其字也父某贈修職郎尙義好施予母王氏封孺人有賢德生五子而先生居其仲父喪明朝夕視膳侍匕箸不離側後遇醫者目復明泊卒三年苦寢未見人比見人哀毀骨立無不駭歎

世恩堂文錄
泣下事母敬如父母病痢一夜十數起席地而臥伺牀蓐奉溺器糞除惟謹不假妻孥手與兄相愛厥弟三人其二早世諸子幼育之如己子妹適胡氏者貧乏不能自存乃迎至家竝取其甥以來既長成室而後歸之歲庚辰秦隴饑先生愀然曰此吾父之志也昔嘗不足而今有餘其忘之也遂出粟若干石遠近就食全活者甚衆又承母命置義塚田若干畝素善書畫工鐵筆習堪輿術居家靜默終日澹如也遇事則慷慨樂爲無倦色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年七十有五子一人傳統太學生孫二人衍序銘序皆能讀書予少先生四十歲矣傳統手其行狀請予爲之傳夫聖人教孝之心賢官司訓俗之責誠

不能贊一辭而至性之感在人心自有不容已者方縣人以狀請於令令有難色曰一家而二孝子懼以濫舉致詰也於是士爭論之謂知而不舉非令也且至行在一門所以揚邳治光鉅典也令爲之感動無異議故予敘次州邑所上之籍中外奉行之典而深歎於至德之感人者深也予又聞先生素羸弱中年病劇醫者曰不可爲也忽一夕夢神人與之藥吞之又遇屠者某手刃之驚而寤霍然病已異哉鬼神之事信有之乎經曰惟德動天又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此二志者先生之謂矣

亾室蔡氏墓志銘

室人姓蔡氏外舅增生公諱某醇謹君子也外姑侯孺人
先祖母之妹侯太母女也生女子二次卽孺人以乾隆三
十四年歸予以今年三月初八日歿時子應禮部試在京
師也予入都之先三日先伯父客卒都城予不及見也遣
使扶柩歸而身畱都應試旣下第歸又遲至則孺人歿且
十旬予又不及見也痛哉死者而有知也其爲夫壻悲且
泣何如也孺人早失二親才十七歲而嫁其執婦道能婦
功蓋天性然也猶逮事先祖父於祖父孝於父母孝於姊
妹妯娌和於叔伯族戚敬庚寅祖父卒乙未葬祖父米鹽
雜務母主之孺人成之祖歿之三年季弟亾孺人慟焉又

明年長妹亾孺人慟焉予一弟病目弟婦復樸拙成吾家者惟孺人是倚予之不孝未能奉菽水減吾罪者尤惟孺人是倚今母五旬有一又多疾尙爲予鞠呱兒也蓋孺人之歸予者九年積三百有六旬予時宿於外孺人依依母之側如其女然懼間吾爲學心也不知夫也不才未嘗學也素患弱症生二女皆不育昨歲九月始生一男子蓐席遂染疾臘月子赴京強起治行裝如疾瘳者然懼間吾功名心也不知夫也不才蹉跎而歸也追誦歸來已不見之句以爲痛心浮名何益而自令若是可痛亦可悔也然而無悔乎爾予不去伯父覩不歸矣噫孺人生於乾隆十八年六月初九日歿於乾隆四十三年三月初八日年二十

六男子一乳名磐石聘胡氏卽孺人姊之女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葬於先人之兆銘曰

有其德而無其壽孺人之厄予之咎尙惟積善啟厥後

家君開弔祭文

嗚乎痛哉父何舍兒而去之速哉上年兒絕裾遠遊母以
思兒成疾荏苒半載而歿兒之罪百身莫贖矣然猶侍湯
藥一月餘日耳若父康強無恙豈料三日之內遂成終天
之恨在人或以無疾而終比之考終命者兒等猶是人子
而湯藥不及奉飲食不及供此恨有終極哉此痛有終極
哉父歿之日值朝正之節未敢訃於戚友茲於今十六日
謹循舊例開靈受戚友之弔嗚乎痛哉哭泣者不聞父之
慰勸矣揖而拜者不見父之扶而起矣有肉在盤何時得
父之舉箸也有酒在樽何時得父之濡唇也痛哉痛哉聊
以餽醴哭告靈前伏冀父母之聞之知之也

代家君祭楊太翁楊太母文

即繼會高祖高妣

惟姑夫姑母以純懿之德膺福壽之全厥子爲當代名士
乃孫實謝庭玉枝古所稱天與善人而受報未有若斯之
隆者也某景慕之餘彌深悲悼念我先父與姑夫交者且
數十年心性投合情意肫懇時時命酒劇設愚兄弟侍立
左右備承慈旨而某尤以姪壻之情受顧盼之恩自先父
見背以來姑母旋厭世姑夫老病家居某等歲時瞻拜則
衰容慘淡恩勤倍篤蓋見姑夫如見我父焉而今則已矣
少時追隨杖履以爲人道之常而今則痛此景之不能再
矣我兄以將七十之年去數千里而圖一官某今年六十
有一某亦五十有八歲暮之歎今昔之感能不思我父耶

能不思姑夫與姑母耶嗚乎我父之卒也姑夫痛哭之我
父之葬也姑夫臥病牀蓐遣子致祭則哀痛者累日今而
九原有知也笑語徵逐者當無異於平時矣而幽明路隔
某等徒抱恨於終古而已靈輦既駕薄奠斯陳略致祖道
之誠以志哀痛之思伏惟在天尊靈當不我吐也



